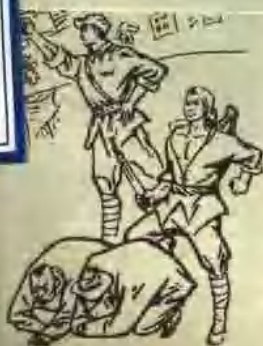


不忘世代血泪仇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不忘世代血泪仇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不忘世代血泪仇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70,000

统一书号：3099·107 定价：0.17元

毛主席语录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目 录

工人的血泪

.....王文江 (1)

一升高粱六条人命

.....阎福志 (10)

我家的悲惨遭遇

.....武 荣 (19)

三代血泪史

.....朱志丁 (30)

血泪童年

.....黄 福 (39)

一张卖身契

.....牛地云 (44)

血和泪的控诉

.....张希志 (50)

不忘世代血泪仇

.....柴福春 (61)

血海深仇

.....程国法 (74)

工人的血泪

王文江

我出身在牟平县酒馆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。我父亲因为长年给地主扛活，得了重病，卧床不起。在我九岁那年，为给父亲治病，借了地主十多吊钱。地主放债是“驴打滚”的利息，一年工夫就滚成三十多吊钱。地主逼着要债，逼死了父亲，夺去了我家仅有的二亩九分薄地，害得我家家破人亡。一家人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母亲流着泪把两个姐姐送给了人家，又把十五岁的哥哥送进工厂当童工。母亲带着妹妹白天去讨饭，晚上住在破庙里。我十岁就去给狗地主放牛，十四岁进了烟台益丰缫丝厂当童工。

提起当童工，我伤心断肠，怒火满腔。我还没有进工厂，就写了卖身契。卖身契上写着：“病死勿论，打死勿论，自杀勿论，……。”总之一句话，童工不论怎么被折磨死了，都与资本家无关。

资本家是黑心肠。进厂第七天，就叫我跟成年工人干一样的活。当童工，资本家不给工钱，活干不完，或是缫丝出了点毛病，不是骂就是打。第一年我是天天挨打，后两年也是三天两头挨资本家的皮鞭。有一天，工头到我缫丝的地方看了看，硬说我干活不认真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用皮鞭在我身上乱抽，把我打昏在地，又狠狠地踢了一脚，才扬长而去。我全身上下被打得青一条、紫一块的，鲜血浸湿了衣服。工人弟兄看到这种情景，一个个对资本家恨得咬牙切齿。他们帮我揩干净脸上的血，鼓励我要坚强些，要挺起腰杆和他们斗。在工人弟兄的关怀和鼓舞下，我虽然身上痛如刀割，可我没有哭。我把仇恨记心上，心想总有

一天会向他们算账的。

事隔不久，一场大祸又临头了。一天，工头瞪着眼睛象恶狗一样叫道：“一百七十一号”（每个童工都编了号，不准叫名字），我一边答应“到！”一边向发出喊声的地方跑去。这个家伙举起木棒就朝我身上打，边打边骂：“我叫你的丝上有毛！”工人弟兄见狗工头仗势欺人，个个气愤不平，上前讲理，也遭到毒打。我被打得鼻口出血，全身是伤，昏倒在地。当我苏醒过来之后，挣扎几次都站不起来。还是工人弟兄扶着我，才慢慢站了起来。以后，我很长一段时间，站不能站，坐不能坐。狠心的资本家不但不给我医治，还要我照样干活。当时我被折磨得得了一种病，只要听到声音，就象是在叫“一百七十一号”，马上精神紧张，全身发抖。这个“一百七十一号”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资本家仇恨的种子。

我受了三年煎熬，学徒期满了。满以为出

徒能比童工好一点，那知刚一满期，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就把我赶出了工厂。

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碰上东北中兴绸厂到烟台招收工人。我为了糊口，到报名处报了名，又托人作保，立字据，按手印，预支了十五元钱。那时我年纪小不懂事，不知道这十五元钱的轻重。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，自己留下五元钱作路费，其余十元钱交给了母亲。母亲看着钱想起了哥哥。我哥哥临上东北时，也给母亲留下过十元钱，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见到过人和信。母亲紧紧地抱着我，伤心地哭起来。我一时摸不着头脑，还天真地问：“娘，有钱了你为啥还哭呢？”母亲泣不成声，没有回答我的话。她知道这十五元钱就是我的卖身钱。与资本家立的契约已不能反悔了，母亲只好含着眼泪为我收拾行李。她把家里唯一的一床破被给了我，往我怀里塞了几个要来的地瓜。妈妈和我一边走，一边哭，一边嘱咐，一直把我送到海边。船刚一开，她就哭倒在地上。

我和一群穷苦的伙伴到了东北大孤山中兴绸厂。这个厂里有很多是从山东来的工人。他们看到老板又骗来这么多年幼的穷孩子，都为我们的前景担忧，他们十分同情地对我说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么来到了‘宰牛锅’？”“‘宰牛锅’，是啥意思？”我不明白地问。老工人又叹气又摇头地说：“用不了三天，你就完全明白啦！”

进厂以后，资本家每天只给两顿饭吃，而且是仓库的底子粮，霉得都发了黑，吃到嘴里又酸又臭；两天才给一顿烂白菜、烂萝卜条吃，根本不见油水。住的更坏，根本没有宿舍，到了夜里，就在缫丝架下扫扒扫扒，摊开被子睡在地上。地上堆满了烂丝、死茧虫，又臭又腥，跳蚤满地。到了夏天，苍蝇都结成了球，蚊子多得伸手就可以抓好几个。我们工人身上没有一块好皮肤，满身是疙瘩。吃不饱，睡不好，工作定额还很高，一天干活十五、六个小时，干不完定额不准休息。工人被折磨得骨瘦如柴，两眼布满血丝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，只

是还有一口气。就是这样，缫的丝还不准出一点毛病。丝粗一点要罚，细一点要罚，丝上有一点小毛毛也要罚，要是断了头罚得就更多了。每月工资名义上是七元钱，被资本家七扣八扣，实际上发到工人手里的只有一、二元钱。有的累死累活干了一个月，月底还倒找给资本家钱。工人们气愤万分，编了个歌儿唱道：“……缫丝工人好悲愁，四更起，三更休，一天缫丝一千头，吃不饱，睡不好，缫丝工人不如牛，……”。这时，我才懂得了为什么工人叫它“宰牛锅”。

在中兴绸厂实在熬不下去了，心想：别处也许要比这里好些吧，我收拾行李，到了安东义昌丝厂。谁知道工人们见了我告诉说：“这里不是工厂，是阎王殿，老板是‘阎王爷’，管家的叫‘活剥皮’。”我一听凉了半截，好不容易逃出“宰牛锅”，现在又进了“阎王殿”。

资本家的心一个比一个狠毒。到厂里一看，住的、吃的都更坏了。每天两顿霉米，没有菜，饭里有蛆、有老鼠屎，工人们一见就

想吐。一天，我一怒之下，端着碗骂了句：“他妈的，真是杀人不见血，这饭怎么吃呀！”这话被管家“活剥皮”听到了，他夺了我的碗，把饭倒在地上喂了狗，然后恶狠狠地骂道：“狗都能吃，你们就不能吃吗？”

“我们是人不是狗！”工人们气白了脸，异口同声地站起来说。

“活剥皮”见大家起来反抗，就把“罪过”都加到我头上，吼叫着：“是你带头捣乱，我现在就开除你！”我当即被赶出了工厂。

开除出厂，并没有使我屈服，相反地更加激起我满腔怒火。过去，有的工人老了失去劳动力，有的生了病无钱医治，或者象我这样被资本家赶出工厂后无处谋生的，很多被迫到元宝山自杀。元宝山，当时是穷苦工人葬身之地。当时我想：我不能死，一定要活下去，要报这深仇大恨。工人弟兄给我凑了点路费，我又奔向了西安（即现在的迁源）、哈尔滨，十三年后又到了吉林市，在吉林卖苦力，那时，劳动

力是商品，工人以出卖自己劳力维持低微的生活，卖不出劳力，就得挨饿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工厂倒闭，商店关门，到处都是卖苦力的，几天难得找到一次活，即使卖上一次劳力，也只能买点橡子面充饥。橡子面是柞树籽、树叶、糠，加上一点点谷子磨成的，吃了鼻子流血，全身发肿，走起路来摇晃不定，正是刚过三十岁的壮年时期，我已被折磨得不象个人样了。

正当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，一九四八年春天，大救星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，解放了吉林，把受了四十多年折磨的我救出了苦海，我高兴得几夜没睡觉。人民政府很快给我安排了生活，分配了工作。我五十岁结了婚，成了家，这是我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。一九五三年，我来到了部队工作，在部队里受到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，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，一九五六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先后立功六次，空军领导机关曾授予我“模

范职工”的光荣称号。最使我终生难忘的是，我曾两次幸福地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！想想过去的苦，看看今天的甜，我恨透了资本家和吃人的旧社会；无比热爱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社会。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反革命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，把大好形势说成漆黑一团，其罪恶目的，就是妄图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，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早已失去的天堂，让那些吸血鬼重新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他们的这种反革命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。我虽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但我并不服老。我要带头批判修正主义，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，为彻底消灭剥削制度，埋葬帝、修、反，解放全人类奋斗终身。

一升高粱六条人命

阎 福 志

听爹爹说，我老家在河南大槐树庄，家里共有八口人。

一九四二年的大年三十，北风怒号，大雪纷飞，全家八口人在一间不挡风不遮雪的破茅草棚里，围在冷冰冰的锅台旁，盼望着到地主“阎毒蛇”家要扛活工钱的大爷爷早点回来，过个团圆年。可是从早等到晚，也没有见到大爷爷的影子，一家人急得团团转。直到天黑，才见他摇摇晃晃地走来，刚进门，就一头栽倒在地。一家人围着大爷爷哭的哭，喊的喊。爷爷和叔父又到“阎毒蛇”家讲理要工钱，狗地主却破口大骂：“穷鬼，真不知天高地厚，吃了

我家的饭，还要工钱，我还要饭钱呢！”这是什么世道啊！大爷爷辛辛苦苦地扛了一年活，累得半死不活的，不但一文不给，还向长工要饭钱！地主“阎毒蛇”的蛮横激起了爷爷和叔父的无比愤慨，爷爷和叔父就和狗地主讲理。狡猾的狗地主，在众怒之下，才答应给一升发了霉的高粱。

没想到，就这一升高粱，却夺去我家六条人命。

刚熬过年关，狗地主就领着一群狗腿子气势汹汹窜到我家逼债。爷爷气愤地说：“人都被你们逼得快死了，怎么还欠债？”在一旁的狗腿子翻开账本，念道：“大年三十晚，借东家高粱一升，连利在内，共合大洋五块，限期十天还清。”地主的心肠比蛇蝎还毒啊！叔父怒不可遏，抡起扁担要上前跟他拼命。狗地主后退了一步，大骂：“穷小子，胆子倒不小，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！”说着上去就是一顿毒打，并拉着我叔父要上衙门。旧社会，“衙

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。”穷人进了衙门，就等于进了鬼门关。大奶奶一急，上前去拉我叔父，狗腿子上去就是一顿踢打，把她推出门外，可怜我六十多岁的大奶奶被他们摔在石头上当场惨死。烈火在燃烧，仇恨满胸膛。叔父大叫一声：“老子今天和你们拼了！”一脚踢倒了狗地主。狗腿子蜂拥而上，我叔父已经空着好几天肚子了，寡不敌众，就被他们抓走了。大爷爷连饿带气，没几天就含恨死去了。奶奶整天想我叔父，也哭瞎了双眼。

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，爷爷和我爹几次向地主要人，都被连打带骂地赶了回来。正当全家为叔父生死担忧时，一天有人悄悄地告诉我爷爷：地主借口我叔父偷吃他家的祭神礼，把叔父关在地窖里活活地饿死了。

旧恨未消，新仇又添。爷爷气得差点昏死过去。但一家人谁也不敢告诉给奶奶，后来还是被她知道了，从此，奶奶整天哭喊着要我叔父，没多久，奶奶就悲愤地离开了人世间。